

弘扬民族文化 彰显中国风格

——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启示

王 璐

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核心阅读

从推动歌剧舞剧的民族化、本土化,到探索其现代化、当代性的审美风格,无论表现方式怎样迭代、美学逻辑如何变迁,自成一体的文化理念、古今相通的中国精神,历久弥新,根脉不移

近年来,“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等深入实施,民族歌剧与舞剧的创作理念不断丰富,创新方向日益多元,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创作局面。

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平均每年演出超过300场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坚持传承创新经典民族歌剧,《白毛女》《江姐》等复排剧目反响热烈,同时每年推出5部以上原创剧目,一些原创作品的精彩段落网络点击量上亿……这有着深厚创作积淀的国家级艺术团,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作了一批民族歌剧、民族舞剧精品,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民族文化、彰显中国风格,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坚持民族性,真诚表现中国人的生活现场与情感体验

生动呈现中国人置身和创造的历史和现实,真诚表达中国人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是民族歌剧与舞剧的立身之本。

从第一部中国民族歌剧《白毛女》、第一部中国民族舞剧《小二黑结婚》到如今的民族歌剧《刘三姐》《盼你归来》,民族舞剧《英雄儿女》《秀水泱泱》,从第一部中国民族舞剧《宝莲灯》到如今的民族舞剧《孔子》《赵氏孤儿》《昭君出塞》《李白》……梳理中国歌剧舞剧院精品力作,不难发现传承革命文化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条清晰的创作脉络。

民族歌剧与舞剧甫一诞生,就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其发展繁荣与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紧密相连。一部部红色经典,在继承中寻求创新,又在创新中获得提升。“当年创作时多希望在一些特定情绪中加入一段三弦,能有20把二胡的声音,能有一段很强烈的琵琶轮指齐奏!”民族歌剧《江姐》作曲、93岁姜春阳的心愿,在2021年复排版《江姐》中实现了。如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所言,重排是向经典、向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致敬,也是以符合当代的创新表达激活年轻一代血脉中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永葆青春。

奋斗的时代,火热的生活,给红色题材戏剧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创作者更加注重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维度上,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找到交流互动、表情达意的方式,使作品真正发挥艺术媒介的功能。舞剧《英雄儿女》开展的“我想对英雄说”互动活动,“90后”观众留言布满贴纸;歌剧《江姐》复排时,将大学生请进排练厅感悟信仰的力量;歌剧《张富清》演出现场年轻观众感动落泪……红色题材,正“圈粉”青年一代。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民族歌剧舞剧的创作不仅有当代生活的底蕴,也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从推动歌剧舞剧的民族化、本土化,到探索其现代化、当代性的审美风格,无论表现方式怎样迭代、美学逻辑如何变迁,自成一体的文化理念、古今相通的中国精神,历久弥新,根脉不移。以艺术作品形塑历史人物,外在传递的是美轮美奂的艺术感受与时代风尚,内在涵养的是民族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融诗境与舞境为一体的民族舞剧《李白》中,以李白的人生境遇串联起诗作的背后事;在契合“一带一路”主题的民族舞剧《昭君出塞》(驼道)中,观众体味浓厚的家国情怀。

凝聚中国人价值追求与理想追求的文艺精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正大气象、气度神韵。以民族舞剧《孔子》为例,该剧自创排以来已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近400场,以舞剧语汇展现“仁”“礼”思想的丰富内涵。特邀指挥汤沐海回忆该剧2019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的演出场景,至今激动不已:“演出结束时,我身后的观众们由衷地发出了欢呼。那种共鸣共情,让我几度落泪。”

仅有几十年发展史的中国民族歌剧与舞剧在中华文化土壤的滋养中厚积薄发,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面貌,不仅实现了作品数量的增长,也树立了艺术质量的标杆。

提升感染力,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

“优秀的舞台作品要‘曲高’也要‘和众’,作品要引领大众审美,也要让大众喜爱和理解。艺术家绝不能以自己的评判来代替观众口碑。”陶诚认为,民族歌剧舞剧要用于在实践中创造的艺术手段去表现生活,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

民族歌剧大繁荣的经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向传统戏曲和民间音乐学习。当年歌剧《江姐》的音乐创作历时近1年,从川剧、越剧、沪剧和说唱音乐、四川扬琴及清音等汲取养分,仅《红梅赞》一曲就8易其稿。歌剧《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的首任扮演者乔佩娟认为:“要强化演员的自我修养,学习中国戏曲、民歌,创作队伍都要学,这样才能出好作品。”正如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编剧黄奇石所言,创作者不仅要学习中国民族歌剧、戏曲与西洋歌剧等创作经验,更要下大力气创新表达,创作出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

坚定不移的精品意识、守正创新的创作理念、以观众为本的创作导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实践的有益经验。其创作创新表明,作品的生命力,来源于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统一。

注重打磨华彩段落,有意识地创作作品“记忆点”。

《白毛女》中的《北风吹》,《江姐》中的《红梅赞》,《孔子》中的《采薇》《书简》舞蹈段落……优秀作品大多有被广为传诵的经典片段。这需要创作者精益求精,使舞与乐相辅相成。比如,交响乐现场伴奏使舞剧《孔子》在音乐艺术上趋于成熟。根据不同舞段的特色,加入了琵琶、竹笛、二胡及不同音色的打击乐等,为再现春秋时期“金声玉振”的音乐,作曲家采用钟磬、琴瑟、笛箫等乐器呈现,将古老乐音融于现代和声,旋律被记住了,形象被记住了,舞段就留下了。

注重提炼诗化意象,用充满个性的艺术形象提升感染力。复排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环型LED屏幕的全新舞台上,蓝天白云,巍巍远山,真实流动的潺潺溪水,青色仿石拱桥,一座山西好风光的太行村落呈现在眼前,将小芹的咏叹调“清粼粼的水 蓝莹莹的天”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舞剧《赵氏孤儿》字体构成的空间舞美叙事,到舞剧《李白》诗中山水的意象化再到舞剧《昭君出塞》旅程的符号化……有意识地对作品进行当代视听构建,在综合形态上进行当代审美的转化,进一步打开创作视野与跨界维度。

从开拓到创新,从复排到新创,中国民族歌剧舞剧艺术的发展,有赖于一代代艺术工作者薪火相传、接续创造。如今,一大批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心怀敬畏之情、传承之心、创新之志,沿着老一辈艺术家的创作之路奋力前行。旖旎风光,应在巍然高峰。



图片自上至下分别为民族舞剧《李白》、复排版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民族舞剧《孔子》剧照。刘海栋摄 制图:赵德波



图为原创当代舞剧《洗星海》剧照。

非叙事舞剧的创新探索

吕艺生

《黄河大合唱》是音乐家冼星海的作品。他将创作的根牢牢扎进时代的土壤,用短暂的人生谱写了不朽的旋律。他曾经说:“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近日,由国家大剧院与宁波市演艺集团联合制作的当代舞剧《洗星海》,塑造了这位人民音乐家的艺术形象。

舞剧《洗星海》的剧情简约而深刻。冼星海出生在一个水上人家,在上海生活,大海涛声与劳动号子是他儿时的音乐,后来他以作品《风》打开了音乐大门。迷茫之时,是延安的革命号角唤醒了。他到延安接受革命洗礼,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冼星海40岁离世,他的音乐是永存的。今天的中国人仍被“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斗争精神深深感染着、鼓舞着。

非叙事舞剧的交响性,体现在舞蹈和音乐都采用交响原则来表现剧情,在舞蹈中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舞剧《洗星海》做了探索,具有创新意义。该剧除序幕、尾声外,仅用“大海”“洪流”“故土”三幕来呈现。舞剧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突出的艺术形象——命运,其外形与剧中的冼星海相似,时时手提一盏油灯相伴冼星海左右。这个贯穿全剧的角色,既象征冼星海的人生走向,也是冼星海内心活动的投射与外化。

淡化叙事性,突出象征性,是该剧特色。第一幕中,当冼星海创作出《风》这部作品时,“命运”与冼星海同舞,舞段所描述的无形的“风”,象征着觉醒年代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第二幕,在延安的革命生活中,角色冼星海与诗人光未然有一段双人舞,之后众人手捧他们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歌声高歌——一部伟大的作品产生了。虽有具象的纸张传递,但主要使用的是抽象的情感化动作,观众在这里感受的是情感、情怀,而非具体故事情节。第三幕中,编导选用了音乐家常用的节拍器,它由“命运”带入到冼星海人生最后的旅途中,象征生命节奏的加快。这是一大段极具创造性的舞蹈。看似简单的人墙,却在变化着,与冼星海心中尚未完成的《中国狂想曲》不断交织。舞剧结尾,角色“命运”迎着太阳走去,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表现了这位为时代创作、为人民谱曲的音乐家的崇高精神。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情节叙述,而是象征手法,比真实情节更富逻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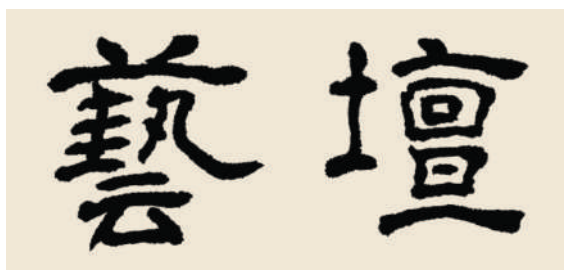
舞段结构上,虽有情节,但“失叙失意”,“意”既含“议”,更是“意”,是意识,也是抒情,抒的是冼星海的情,也是创作者的情。

《洗星海》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舞蹈语汇。该剧极少使用现成的、流行的舞蹈动作,既无芭蕾舞痕迹,也无其他中国舞的动作样式。动作提炼颇具功力,可圈可点。该剧舞蹈语言构成中最突出的是手部动作,一是来自音乐家冼星海钢琴的手势,二是来自指挥家手部对节拍的点击。从《风》的独舞开始,冼星海就出现了弹钢琴的手势动作,这是作曲家构思时的习惯动作,用这种动作构成冼星海的重要动作或元素性动作,合乎逻辑。而指挥家的重拍手势,是具有弹性、可以带动乐队的千军万马的动力。这部舞剧的创作者真正体会到了指挥家的艺术力量,因而舞蹈虽具抽象性,却真实可信,令人感到亲切。

表现音乐家的舞剧,音乐尤其重要。冼星海最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包括由它发展而成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特别是经过钢琴曲的发展,其铿锵有力的节奏,早已在人们心中形成音的“原型”。舞剧创作要充分体现冼星海这种充沛的艺术激情。舞剧《洗星海》的作曲没有让观众失望,从《风》的段落到《黄河大合唱》创作过程段,再到《中国狂想曲》的段落都充满了激越的情感,富有交响性,有很强的感染力。它与人物命运,使全剧充满内在张力。

此剧成功的关键,一在结构,二在舞蹈语言。如若再高标准要求,特别希望着重发扬它的动作特色,让那些重要的舞段,真正成为激动人心的音乐性舞段,成为此类作品的经典。舞美上,简约肯定是好的,但作为一部当代舞剧,动态的多媒体手段不可或缺,它的变化多样,可增强人物的内心动感,也增强了舞剧的视觉音乐性。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自现场的声音

吸引年轻观众走近北京曲剧

林蔚然

北京这座城市的民生图景和城市里用心生活的年轻人,是近年来我集中书写的对象。从聚焦棚户区改造、凸显青年基层党员干部形象的话剧《人间烟火》,到反映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的话剧《喜相逢》、相声剧《依然美丽》,再到日前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首演的“接诉即办”为题材的北京曲剧《无处不在》,莫不如此。

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住过胡同、筒子楼、新社区,亲身感受到随着城市发展和居民居住空间的变化,邻里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让家庭这个最小单位彼此连通,实现社区共建,产生出更大力量?沟通是关键。

2021年9月,《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表决通过,12345这条市民服务热线越来越多地亮相在百姓面前,越来越多人知晓并信赖它,通过这个渠道寻求帮助。热线的畅

通和问题反馈、落地解决,依靠的是无数默默无闻的基层工作人员的付出。我曾在社区连续采访几个月,被基层的青年社区工作者深深打动。他们有理想、有能力、有知识、有办法,用情投入工作,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北京市更以“每月一题”重点集中解决问题。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社区工作者们对居民热诚的投入和长久的陪伴,常常能够敲开投诉人的心门。因此我构建了剧本《无处不在》的第一个事件:从营救被反锁卫生间的小区租户乐天开始,女一号、社区书记甄真“针头儿”一上场,就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展开工作。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乐天,乐天自愿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跟随甄真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家境殷实的徐小克也被甄真的工作态度打动,成为“接诉即办员”,最终成为她人生和事业的伴侣。

在几个月的基层采访中,我听闻了一个关于树的故事。一楼住户种的树,长到了二楼,二楼不喜欢这棵树,半夜偷偷跑到树下剥树皮,被一楼发现了。两家的矛盾围绕这棵树不断升级。其中一家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调任务派到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来解决。

这棵树点燃了了我的创作灵感。我让这棵树长在《无处不在》的剧情中。剧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刘梅溪,看见了这棵由家人亲手种下、饱含希冀的树。二楼的老万喜欢较真儿。在这对关系里,每周前来的青年志愿者,成为他们共同的期待……我将邻里间的不同小问题放置于剧本中,再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有效沟通逐一解决。《无处不在》选择了轻喜剧风格,不仅使这出戏诠释出新时代、新北京、新社区、新青年,也让剧中的人

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活。

作为北京唯一一地方戏,北京曲剧进入了北京市级非遗的行列。这既是对艺术样式含金量的认可,也把创新的课题摆在了创作者面前。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飞速推进,京味儿作品在舞台上的表达方式和外化样貌也在发生着变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跟上时代。从音乐元素融合、人物形象构建等层面,《无处不在》都力求有所突破。全剧节奏明快洗练,反映当下生活的段落时尚活泼,结尾歌舞段落融入说唱元素,这正是我们主创团队的追求:开拓传统观众审美领域,吸引年轻观众走近北京曲剧。当然,也还有各种不足,比如,全剧可以更精准地开掘人物内心空间,在唱词方面可以更风格化。期待未来通过大量舞台实践精心打磨,进一步使其完善。(作者为国家一级编剧)